

笔走康巴

短篇小说

石的生命

■贺志富

大渡河上游沿岸山峦叠嶂，在这出门见山，举足是石的大山深处，石头和山堡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有闲在山堡小住几日，便会将对这里的石头产生极大的兴趣。第一次产生“石趣”是在见识山堡人家的石板水缸后。那是一个酷热的夏季里，我从大渡河南岸的贡安山爬上山背后的麦笨山堡。几里远的羊肠山路上根本没有解渴的水源，干沙沙的山路上更多见到的是一种形像特别丑陋的四脚蛇，让人老想到撒哈拉大沙漠。待嗓子几欲冒烟时才走进山乡朋友的家里；顾不上揩去头上的酸汗，一头就扎在了那家的石板水缸前。那硕大如柜的青石板水缸盖一揭开，就有一股清凉的山泉水扑灭了嗓眼里的火焰，翻山越岭的劳顿竟在不知不觉中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山深处山堡惬意的生活气氛便无遮拦地感染得人不能自己了。青石板水缸在这山里人家是决然不可缺少的。家家户户的石水缸几乎都保持着天长日久的水满缸溢，仅此一点也可作为衡量这家人勤劳与否的佐证。如果一家人有那么多一个待自闺中的姑娘，见到有客人揭家中石水缸而不满的，这姑娘肯定是会顷刻间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客观地说那年月山里还是在一定程度上是缺水的。因为大面积的土地都在山坡上，山堡人家基本上是傍土地而栖息，和教科书上所说的人类喜“倚水草而栖”是有别的。其实水源并不远，在相距

一里半路路远的磨子沟谷里便是长年累月欢欢奔流的山溪。但三个堡子的人平常就靠着堡子边半坡里一处浸水塘的水生存。除了家里来了远客，需要推一磨豆花(山坡塘里的水含碱，点不出豆腐)，或是天干透了塘里无水，山堡人才会下到磨子沟背水。人畜同饮一塘浸水，洗衣淘菜都在其间，更能容的是那半塘水里如织般漂浮的蝌蚪卵带。世世代代都是这么过的，山堡人也习以为常了。倒是为了防雨天雪天路滑不能出门背水，也就自然形成了做个大石水缸存水的习俗了。故这常年能保持“装水不臭，喂鱼不腐”功能的也只有青石板为材料做城的水缸能胜任此责了。另外，青石板在山堡还有一个大用场，那就是家家石垒碉楼顶的晒楼上，沿四面矮墙是全用青石板盖上了，一是可用以防水渗墙，二是年年要在这石板上晾晒酸菜饼，这是山堡生活中一道从没少过的亮丽景观呢。靠山吃山，这做水缸和盖墙头的青石板料自然也是山里特有的产物。开石料的场就在北边几里远的柵担山上。柵担山人的方知那俯首皆是的山中“岩烟”乃叫石膏。那一年，我们几个男女“知青”背石膏下山卖给水泥厂也争了不少工分。一次和大队长说起山里石头的故事，他拍拍我的肩膀，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五十年代，自治州办展览，有一人合围的水晶石柱，通体透光，用汽车拉着在州府大街上游玩，以显示大山深处矿蕴藏的丰富，那块人高的水晶石就是他几个山堡人从柵担山最远的山上人背肩扛弄下山去的。上个世纪后期，几乎是所有山堡人都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因为分地到户的山里人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找副业。最先发现的是离家门口并不远的山

场上。石水缸扣得清丝合缝的能用上几代人而不坏，这就看匠人的手艺了，除此之外，那就是石缸壁上那三面示人的青石上所凿图案的精细多彩多姿了。常见的有“喜鹊闹梅”“鲤鱼跃龙门”“万字格花边”等。据说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过粮食关”时，生产队还特意做过一个长约一丈多的大石缸，不过那不是用来盛水，而是装了宝贵得如生命般的玉米；那大石缸里的粮食能装三年也不会生虫。可见青石板水缸之特异功能了。由此便想到了康藏高原上多处发现的古时石棺墓葬，是不是也有此防腐之功效呢？这是趣外话了。再说山堡的石头，除了能做水缸的青石板外，也是在柵担山口有一种“软”而白的石头，能点豆腐，就是民间所说的“岩烟”了。后来，建于几十公里外的大渡河畔的一家水泥厂作为水泥生产必不可少的原料来收购，山堡人方知那俯首皆是的山中“岩烟”乃叫石膏。那一年，我们几个男女“知青”背石膏下山卖给水泥厂也争了不少工分。一次和大队长说起山里石头的故事，他拍拍我的肩膀，不无得意地告诉我，五十年代，自治州办展览，有一人合围的水晶石柱，通体透光，用汽车拉着在州府大街上游玩，以显示大山深处矿蕴藏的丰富，那块人高的水晶石就是他几个山堡人从柵担山最远的山上人背肩扛弄下山去的。上个世纪后期，几乎是所有山堡人都在“一夜之间”暴富起来。因为分地到户的山里人有了更多的属于自己的时间找副业。最先发现的是离家门口并不远的山

里发现了金矿。那金矿是长在山肚子里的，打洞进去，浅者几十米，深者百多米，便可开成一种坚硬的“马牙石”，即使用肉眼也能看到夹藏于“马牙石”中的点点闪烁的金粒，我曾在一户人家看到一块碗大的“马牙石”用手使铁钎捣碎，再使木瓜瓢一淘，便得了一克“岩金”，可见含金量之惊人。因此更多的山堡新一代挖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至今他们的富裕也和当年“挖金”分不开。在这里，我还见到过另一种石头，在此地山堡人看来十分神圣也十分威严，那就是旧时土司衙门大门前和土司专用浸水塘小门前的花岗石雄狮和鼓面狮虎门墩。山外人对此类花岗石雕塑品不会产生多少惊奇，但在这山里，如此白色花岗石是绝没有的，只能推断是旧时土司从山外买回，又让山里人差差背上山来的，可说是民间古董品了。离开山堡多年了，有关山里石头的故事一直深藏在脑海里，却没有行之于笔端。我知道那是因为石所深蕴的内涵令浅薄的我一时不能探知，故不敢冒然行文。及至去年我到康巴高原深处的新龙拉日玛草原采访，看到那独具民族特色的石板藏寨，全用青石板盖顶的房屋，以及那精美得让人赞叹不已的石板藏文经刻，石刻佛像，我自然而然便联想到了大渡河畔山堡里的青石水缸等等同属于自然界赐予的原初生活工具。可不可以这样认为呢，那青石所展示的民间工艺以及生活中所溶入的朴素内涵，都于无声处昭示着石之生命与人类生存的合谐深邃吧！

路

■赵敏

彭错捡起钓竿，背上大纸箱，沿着公路飞驰着一口气奔到家里。德吉劝他说：“还是把奶粉还回去，儿子有奶吃。”彭错却说不知道是哪辆车掉下的奶粉，就是还也恐怕还回去。以后，彭错每次去钓鱼就有些像在守株待兔了。一看到那满满满载的上山车，就希望那晃悠悠的东西能从天而落到他怀里。有一天，也确实有一辆车上山的东西有点摇摇欲坠。他再也忍不住，一下子就攀住车上的绳子，只伸手一抓，那箱东西就落到了怀里。干这些事情他的身手十分敏捷，神不知鬼不觉就能把东西弄到手。打开一看，竟是满满一箱“红塔山”香烟。他一直山在鸟窝中呆到晚上，才悄悄溜回家中，对谁也没有说，就在厨房的阴暗角落里面享用起来。在黑暗中，他自言自语地说：“没想到这些野牦牛肚皮里的货色还真不真。”

他那双明亮的眼睛忽闪忽闪，就好像已经找到了登天的路径，找到了灵魂飞升的云梯。他想就这样一天一天积累，总有一天他要造这个村子里面最大最宽敞亮堂的房子。彭错这时已经不再像过去那样拿着钓线竿子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了。他要主动采取行动对付这些吭哧吭哧上山的野牦牛。只要听到爬坡汽车朝山弯驶来，他就像斗牛士一样冲了出去。他的好几次冲牛行动居然都没有被发觉。

只有一次，当彭错再一次黑影一闪跳上车的时候，却发现汽车猛的一下不动了。一转身，就看见汽车驾驶员手执藏刀顶在他的背上，怒气冲冲的冲上来就朝他面孔上就是一拳。彭错只看见脑海里一片金星，头一歪就不着东西的昏倒在路旁。不知到了什么时候，一阵山风吹来，彭错才揉揉眼睛，不知自己是在什么地方。

这次，他是真的被激怒了，他要找一群村里的小伙子给这些不听话的野牦牛一点颜色看看。于是，晚上凑在一起喝酒的时候，彭错就把自己遇上的事情跟村里几个平时经常聚在一起喝酒的朋友说了。彭错把家里面藏着的东西——烟、酒、粮食、日用电器分给大家。这些人平时也没有一下子见过这

么多的东西啊！这些人眼前一亮，也好像找到了登天的路径，灵魂飞升的云梯。白天，大家也不再去河弯钓鱼了，就在家里面养精蓄锐，到了晚上，一群人就带上草帽埋伏在过往汽车出没的山口的大弯里面。夜晚居然还有不走运的过山车在路上吭哧吭哧地爬坡。一群人分兵突击，一些人将车上的物资抢个精光，另外一部分人将驾驶员痛打一顿。彭错感到扔在地上的自尊又找回来了，还得到了更多的东西，比自己单枪匹马单打独斗可是快多了。

以后几天，夜晚的过山车每到山口上的山坡就会被一群带着黑面罩的人洗劫一空。驾驶员从驾驶室揪出来在公路边上痛打一顿。野牦牛再也不敢在漆黑的夜晚睁着两个大眼睛乱吼乱叫了。然而，事情的发展是可想而知的，县上的公安局出动，抓走了主动彭错和另外一些人。这群蒙面人象泄了气的牛皮口袋，再也不会出现在山口挡路抢劫了。彭错被送往新都桥劳改农场，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回约日村回到德吉身边。德吉沿着这条公路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翻过雀儿山竟然是到新都桥监狱去看丈夫。德吉就这样凝神望着窗外，她的那双动人的眼睛饱含着泪水和忧伤。从童年开始，这条砂石公路就一直陪伴着她守候远方。小时候，山口那边的活佛是那么慈祥和蔼。长大了，却看见多吉帕姆老婆子弓着腰被压在了铁牦牛的肚皮下面，而那个年轻的活佛却再也不会再在庙里修行了。结婚了，看见自己的丈夫顺着这条公路飘向了捉摸不定的远方。以后，热闹富裕的约日村将会是什么样？消瘦白皙的儿子和漂亮的女儿会不会顺着这条路走向远方？德吉凝神望着窗外，看着这条路就好像看着前世的因缘，在自己望着窗外的这条沙石公路的时候，这条公路不是也一样隔着河岸望着这边山坡上的自己么？德吉看到希望那轮回的法轮旋转，在期待着的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中，她的丈夫能够骑着一匹高大的白马出现在远方空旷的山口。

德吉望向窗外，在心中默念着虔诚的祈祷，把头象小时候一样高高昂起，用断然而又幽远的目光看着最远处那列默然无语，头顶白雪的苍莽大山——雀儿山。

康巴诗汇

一场梦

■拉伊

握着笔在纸上
做了一场美丽的梦
在梦里
村头的老树上飞起了一只小鸟
那鸟吟诵着我写的诗
过会儿
一缕炊烟从农民的屋檐里
偷偷地跑到了这里
绕着吟诗的小鸟奇舞飞扬
树下有一群牛儿沉默着
在暮色中平静的听完了那
首我写的诗

诗诵完了
牛儿纷纷入圈
小鸟已在树上栖息
那缕炊烟也赶回了家
我已从梦里醒来
只是那村头老树上吟诗的小鸟
停泊在我的梦梢
浮起了我儿时沉淀的欢乐
抬头就能看见的单纯
从村头的水沟中
流进了大海
便不再真实

情景高原

其显眼。
我紧盯着这片树叶，我在等待，等待想要的结果出现。

树叶再次轻微的晃动了一下，一只鸟儿棕红色的小嘴从树叶下面冒了出来，接着小脑袋钻出叶片，东张西望。和我目光相遇的片刻，它犹豫了一下，眼珠不停的转动着。忽然，它扭转小脑袋，叽叽地叫了起来，那声音清脆的，叫得整个荒坡，都活了过来。

一只、两只、三只、一声、两声、三声，树上的鸟儿越来越多，叫声慢慢汇集在一块儿。
悬着的心，终于落下了，我附和着鸟儿们的叽喳喳，唱起一首阿妈教我的歌谣：树叶子绿哦/花儿红/绿配红/红配绿/好比阿哥配阿妹。
在这里，我离不开鸟儿，有它们在，我的生活充满着乐趣。
鸟与我之间，一窗之隔。然而，在我心里，我与鸟之间，或许早就没有了距离。

甘孜征文

身处天空之城

■蒂尼

从成都一路向西，飞越被誉为“蜀山之王”的贡嘎雪山，便到达了康定机场。这座海拔高达4280米、硬生生从大山顶端凿出来的机场，让整个甘孜藏族自治州与外面的联结由八九个小时的蜿蜒车程缩短到了区区半个多小时的空中里程，也让气温和氧气的骤降没有任何缓冲，使得鸡皮疙瘩和缺氧症状猝不及防地到来了。这便是高原为初来乍到的人们准备的最朴素的见面礼；即便怀着足够的敬畏之心来到高原，但仍仍让人觉得无力而渺小。

带着这样的忐忑心情和疲惫身体休整一夜之后，在清晨时分开始了真正的甘孜之行。然而这种忐忑的心情并不单纯，就好像孩子在好奇与恐惧之间的有趣转换。顶着头痛却舍不得睡，后背、后脑勺紧靠着车座椅，不歪头只斜着眼拼命地窥视着高原上的一切新鲜景色，抓着“海拔”这根绳索上下而行，一会攀上了某座不知名的积雪山头，一会滑到了绿树成荫的县道上。我也在这样快速的、反复的四季更迭中，突然透过这奇妙空间的裂隙看到了一幅绝景：几十甚至上百座白墙红檐的藏式民居星罗点点地散落在相对高差近千米的山坡上，全部坐北朝南，依山而建，或三五成群，相互偎依；或远离群楼，才悬崖上，低处的民居掩映在绿树丛中，只露出红色的房檐；而高处的民居则藏匿于随风缓慢移动的云带之中，忽隐忽现。座座民居从河谷延伸至卡帕玛群峰脚下，随山势起伏迤迤连绵，从大金河谷层层叠叠向上攀缘。放眼望去，整个民居群好似镶嵌在了苍茫大山体内，而后悬浮在天空之中，还零星地闪出金红火光，像极了宫崎骏画笔之下的“天空之城”。

这里就是位于丹巴县的甲居一村藏寨。2005年由《中国国家地理》杂志组织的选美中国活动中，以甲居藏寨为代表的“丹巴藏寨”被评为“中国最美的六大乡村古镇”之首。甲居，藏语意思是“百户人家”，是最具嘉绒藏族风情的村寨之一，一户一寨。藏寨面积约5平方公里，有嘉绒藏居140余户。这里的“百户人家”莫非是天空之子，否则怎会在云雾之中度过黎明破晓到日落余晖的奇妙时光？

美妙绝伦的事物总是激起人心底的悸动，这种悸动除了催促肾上腺素的激生，更解放了内心深处最美好的遐想。从观景台继续随着汽车向上攀升，没多久就到了甲居一村藏寨的大门口，下车观之，已经再望不见刚才的群群民居，充满视野的是高大的寨门，这寨门将柏油路强行截断，转而连接着一条通向寨

子深处的青石路。这道门仿佛将空间再次扭曲折叠，将现有的世界剥离出来。透过门向里望去，高壮的绿树将阳光层层遮挡，随即将光打散、折叠，再糅合成或明或暗的大小光晕，让门中的一切都变得温暖而模糊，仿佛一踏进这道时空之门，自己的灵魂就将被重新塑造并融入另一个世界。

这条青石小路大约3米宽，窄且无规律地向寨子里延伸着。越往里走光线越亮，抬头望去，原本遮天的树枝已不知不觉地向外打开，使得天色显露出来；低头看去，脚下的青石路竟然已经比几处民居的房顶还要高了，甚至连内院的桌椅都一览无遗，便连忙加快脚步、收回眼神，以免有偷窥之嫌。再向前走不远，终于可以真正进入藏寨民居的内部一睹真容了，我心中那些臆想是否能在其中找到答案？

甲居藏寨的建筑风格非常有特色，石头砌就的墙体、四角碉楼运用丰富而大胆的色彩，使铺满一个山坡的藏寨显得别具一格。同时，这里的每一座寨楼都是主人精心雕琢和呵护的艺术品，白色为主，红黑辅之的外墙每年春节之前都要仔仔细细涂染，室内和细部的藏画更是美轮美奂。碉楼寨房一般为三层，也有四层的，一侧还配有厢房。但不论房屋和厢房如何建造，顶层外缘都围着黄、黑、白三种色带，这是嘉绒藏寨的一大特征。寨楼前后，葱郁的庄稼、果木蕴藏着盎然生机；屋顶檐下，经幡经文、佛像佛龕标示着自己纯洁虔诚的信仰；梨花林间，白墙之后，丹巴美人等待着最动人的邂逅。

我所落脚的这所民居位于半山腰的地方，视野虽不及山顶之处，却少了云雾缭绕，使得眼前清晰。通过梯子登上最高层，约20平方米的缓台铺满玉米和辣椒，红黄之间，跳色鲜明，这才让我想起之前在远处所见的那金黄火红之光的来源。此时已临近中午，站在缓台向上下望去，几户人家已经开始准备午饭，袅袅炊烟笔直地升腾而起，汇入云雾之中，好似在为天空之城添砖加瓦。再向对面望去，一条不知名的山脉东西延展，被绿植覆盖得严严实实，山脉高处依旧被云带所环绕，我不禁一惊：这果然是在一场奇妙的穿梭空间的旅行，一小时之前我在寨子脚下望着云中的民居群神之向往，一小时之后我已身处天空之城。与此同时，对面的山中是否有着像我一样的人，在迫不及待地窥望着我脚下这片土地的秘密？想到这里，不禁会心一笑，幸福感充满心间，入寨之前的问题也迎刃而解。这里的“百户人家”的确是天空之子，而我们所生活城市也皆为天空之城。



作者简介

降初扎西，1978年生于四川丹巴县。1997年参军入伍，2000年在丹巴县林业局工作，2002年在丹巴文化馆工作，2005年结业于四川美术学院。多次参加省、州级美术作品展览并有获奖。

窗外的小鸟

■雍措

夏天，我搬进这间小屋。
小屋不足十平方米，里面放着一张木质的单人床，一张旧课桌，桌上放着一盏企鹅小台灯，一个绿叶的筒易衣柜架在门后面。
小屋简单，我很喜欢这里，特别是那扇占据小屋四分之一墙面的窗户。不知是谁给这间小小的屋子设计了这么一扇宽大、明亮的窗户，让我每天一进屋，就能看见外面的世界。
窗户配有一个黄色小花的窗帘，平日，我把窗帘打着各式各样的蝴蝶结，漂亮、温馨。
窗外是一片坡地，各种杂草、荆棘疯长，几棵高大挺立的核桃树屹立在杂草中，春天茂盛，冬天萧条。
习惯在稠稠的鸟儿声中醒来，睡眼朦胧的看着鸟儿在核桃枝上欢蹦乱跳，呼朋引伴，它们离我是那么近，进到我

的生活，进到我要做的每件事情里，甚至进到我的梦里。
我叫不出每只鸟儿的名字，可我熟悉它们唱的每一支曲子。
那只站在树枝上，拍着翅膀穿着黄色花衣裳的鸟儿，我给它取名“花孔雀”，它不但长得出众，而且会变换曲调的高低，忽长忽短，忽高忽低；这又叫“happy”，是这群鸟儿里的开心果，从我认识它开始，就没有看见它孤独过，它总是喜欢用小嘴蹭其它鸟儿的翅膀，叽叽喳喳说着什么，接着其它鸟儿也跟着它欢快的叫着；它叫“小捣蛋”。刚从妈妈的羽翼呵护下展翅翱翔两三个月，追逐打闹是它的强项，有时调皮的它还会站在窗台上，看着我读书，批改作业，直到朋友叫它，它才匆匆离开……
没事儿的时候，我喜欢靠在窗沿上，看着鸟儿由这个树枝飞向那个树枝，站在高高的枝头，唱着一曲曲动听的歌。宁静中，我融进了它们的世界，

融进了它们谱写的音调中。
那晚，天空下起了一场倾盆大雨，雨声撕破了夜的安宁，肆虐的雨滴毫无顾忌的滴落进窗户，打湿了窗帘。
起身，关上窗户，心里担心这场倾盆大雨，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着。今夜，鸟儿栖息在什么地方呢？会不会无家可归。
第二天一早，第一次在没有鸟儿的叫声中醒来，恍惚间缺少了什么。
焦急的打开窗户，一股寒冷的空气迎面而来，裹紧外衣，寻找鸟儿的踪影。葱郁的核桃叶，经过一夜大雨，水洗一般，愈加青翠起来。地上的荆棘喝足了水份，显得精神十足。
我的目光停留在鸟儿们经常呆过的地方，那里异常安静。
心砰砰直跳，鸟儿们呢？会不会因为昨夜的那场雨，迷失了回家的路？
突然，一片树叶抖动了一下，抖动的这片树叶，在整个安静的树叶中，尤

雪花

第2253期